

沙特什叶派问题探析^{*}

李福泉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陕西西安 710068)

摘要: 沙特什叶派政治地位低下, 经济大多贫困, 并遭到多种歧视和限制。自现代沙特建国后, 什叶派中间长期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在 1979—1980 年之交, 什叶派两度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 迫使沙特王室调整政策, 什叶派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20 世纪 90 年代初, 什叶派反对派与沙特王室实现和解。以和平形式促使政府进行改革, 成为什叶派改善处境的主要途径。然而, 除非修正瓦哈比主义, 什叶派问题不可能获得根本解决, 而伊拉克战争引发的教派冲突则为这一问题增添了新的变数。

关键词: 沙特阿拉伯; 什叶派; 逊尼派; 伊朗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26(2009)01-0054-05

沙特阿拉伯由于其伊斯兰教发祥地和伊斯兰教圣地所在国的地位, 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沙特阿拉伯又是世界第一大石油储藏国、生产国和出口国, 其国内政治的变化对中东乃至国际局势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 时至今日, 沙特的什叶派问题还没有受到国内学界应有的关注。鉴于此, 本文将对其予以简要介绍和分析, 以期引起学者们进一步的注意。

一、沙特什叶派的处境

早在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诞生不久, 阿拉伯半岛便有什叶派存在。此后, 虽然半岛大部分时间处在逊尼派的统治下^[1], 但什叶派在当地顽强发展, 延续至今。目前, 什叶派约占沙特全国总人口的 10—15%, 人数不少于 200 万, 在阿拉伯国家中仅次于伊拉克和也门。他们之中约 73% 的人居住在盛产石油的东方省, 而其中的大部分则聚居在哈萨和卡提夫两个绿洲上的城镇与乡村。自 18 世纪后期哈萨等地被沙特瓦哈比派军队占领后, 什叶派的地位由此急转直下, 生活境况大幅度恶化。时至今日, 在海湾乃至阿拉伯国家中, 沙特什叶派所受的歧视最为严重, 地位最为低下, 宗教生活受到的约束也最多。

宗教方面, 什叶派受到来自官方、乌里玛和普通逊尼派的多种限制与歧视。瓦哈比派(属逊尼

派)是沙特的官方宗教, 极大地影响着沙特家族对什叶派的态度。当前, 沙特是伊斯兰世界中唯一不承认什叶派穆斯林身份的国家。^{[2]183} 什叶派不仅无权自由修建清真寺和胡塞尼亚, 也不得随意建立宗教学校。1990 年, 沙特政府甚至还关闭了一所开办 16 年的什叶派宗教学校, 逮捕了部分教师。由于政府的限制, 什叶派宗教场所严重缺乏。瓦哈比派宗教界把什叶派视为异教徒、多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 有些保守的乌里玛甚至把什叶派当作与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的敌人。1991 年, 一位高级宗教学者本·吉布林发布法特瓦, 宣称杀死什叶派并不违背教法。在民间, 逊尼派认为与什叶派握手会干净, 需要重新行净礼。^[3]

文化方面, 什叶派宗教文化受到压制和漠视, 面临被以瓦哈比派主导的逊尼派文化同化的危险。在沙特的中小学和大学, 瓦哈比主义一统天下, 什叶派历史与文化完全被排除在外。有关什叶派宗教和音乐的磁带禁止发行和流传, 凡拥有者将受到惩罚。政府还禁止某些特定的什叶派姓名, 禁止什叶派出版有关自身历史或文化的著作。什叶派不得宣扬什叶派教义, 而被要求学习瓦哈比教义。即便在什叶派聚居的东方省, 由官方审定的教材也指责什叶派朝拜圣墓的行为。什叶派教师也不得公开表露自己的信仰, 违者将受到严惩。在无处不在的反什叶派宣传下, 一些什叶派学生为了逃避宗教歧视, 找到合意的工作, 而皈依了逊尼派。

*收稿日期: 2008-10-14

作者简介: 李福泉(1978-), 男, 甘肃兰州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当代中东问题和伊斯兰教。

经济方面,什叶派生活水平相对低下,并未如逊尼派一样受惠于巨额的石油美元。东方省虽然蕴藏着全国大部分石油,却由于政府的忽视,所得投资很少,什叶派城镇和乡村的发展尤其严重滞后。直到1987年,东方省才有第一座现代医院。80年代以来,什叶派居住区的条件有所改善,但与其他地区相比差距依然很大。虽然阿美石油公司至少40%的员工为什叶派,但几乎都为体力劳动者,极少有人进入管理层。^[4]在沙特,教师是政府允许妇女从事的少数职业之一,但什叶派妇女却长期无法在学校任教。而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大多拒绝雇佣什叶派。

政治方面,什叶派缺乏参政渠道,无力影响国家决策。沙特是中东典型的君主制国家,沙特王室成员直接控制着国家所有的关键部门。虽然许多沙特家族以外的“精英”人物被吸纳入国家机构,但什叶派作为宗教少数派别在政府中始终无任何影响力。至今,沙特没有一位什叶派人士担任部长职务或者成为王室内阁成员。1999—2003年曾任驻伊朗大使的贾米勒·基希是有史以来沙特唯一的什叶派大使。在司法部门、军队领导层、安全机构和国民卫队,什叶派被排除在外,而在朝觐部和伊斯兰事务部也无什叶派人士任职。^{[5]238}在2005年,东方省15人地区委员会中,只有一名什叶派人士。在司法领域,什叶派也遭受严重歧视。在各级法庭中没有一名什叶派法官,什叶派人士甚至无权在法庭上作证。

可见,什叶派在沙特国家中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各个领域,什叶派都无法享有与逊尼派同等的权益。因此,什叶派认为,在沙特,以王室家族为首的逊尼派居于首位,其后是基督徒和犹太人,而他们则处于社会最底层。^[6]在此情况下,什叶派一直对沙特家族和政府存在愤懑情绪。

二、什叶派与沙特家族关系的演变

沙特是沙特家族统治的国家,什叶派与国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其与沙特家族的关系。

(一)第一沙特王国和第二沙特王国时期(18世纪中期—19世纪末期)

18世纪,沙特家族与逊尼派宗教学者瓦哈卜发起的瓦哈比派结盟,后者为前者提供宗教的合法性和扩张的思想武器,前者则给予后者政治支持与庇护。1792年,瓦哈比军队征服哈萨后,瓦哈比派的反什叶派宗教观点首次被付诸于行动。当地什叶派圣墓和其他朝拜场所被毁,沙特家族派遣瓦哈比派传教士和宗教学者,向当地什叶派强行灌输瓦哈比教义。胡富夫的什叶派予以反抗,结果遭到严

厉镇压。1801年,沙特军队袭击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在今伊拉克南部),侯赛因圣墓被毁,整个城市遭到劫掠。^{[5]232}这极大地伤害了什叶派的宗教感情。1818年,第一沙特王国被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所派的军队所灭,沙特家族对哈萨什叶派的统治中止。19世纪30年代,沙特家族重新占领哈萨,继续向当地传播瓦哈比教义,但由于第二沙特王国国力弱小,为避免彻底激怒什叶派,沙特家族并未如以前那样严格推行瓦哈比教义。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沙特家族对什叶派的政策受瓦哈比主义支配,基本以粗暴的镇压手段为主,双方的关系也因此处于对立状态。

(二)现代沙特王国前期(1913—1978年)

1913年,沙特军队再度征服哈萨,沙特家族对当地的统治自此沿存至今。对于如何对待什叶派,沙特政权内部出现严重分歧。作为沙特军队主力的伊赫万要求强迫什叶派皈依瓦哈比派,不从者予以处死。然而,现代沙特的开国君主伊本·沙特出于构建国家的长远考虑,主张只要什叶派不公开表露自己的信仰,可在家中遵守本派礼仪习俗。观点的不同导致双方发生激烈冲突。1926年,伊赫万发动叛乱,被伊本·沙特迅速平定。自此,伊本·沙特所定政策成为沙特政权处理什叶派事务的指导方针。

虽然什叶派处于社会下层,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什叶派传统领袖乌里玛固守无为主义,避免涉入政治。进入50年代,一些什叶派加入沙特共产党等左派政党。但这些组织成员很少,在什叶派中影响甚微。到60年代,在伊朗宗教学者穆罕默德·设拉子的影响下,“伊斯兰革命组织”产生。它坚决反对沙特政权,但从未涉入暴力活动。1975年,它进一步更名为“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不过,这一时期,许多在纳杰夫宗教学校求学的年轻沙特什叶派乌里玛因受霍梅尼等人的影响,开始逐步抛弃无为主义。70年代后期,他们秘密返回国内,传播宗教读物,激发什叶派的政治意识,增强什叶派彼此间的联系,为以后进行政治抗议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以哈桑·萨法尔为首的的乌里玛逐步成为什叶派无可争议的政治领导人。

(三)对抗和冲突时期(1979—1989年)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激励和推动下,什叶派首次公开表达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什叶派与沙特家族的关系进入10年对抗时期。

伊朗通过阿拉伯语广播鼓动海湾地区什叶派反抗本国政府。1979年夏,号召什叶派不要与王室合作和记录霍梅尼演讲内容的磁带在哈萨大量流传。^[7]11月底,哈萨什叶派不顾政府禁令,公开庆祝阿术拉节,约9万什叶派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

行,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游行迅速遍布东方省全境,并袭击英国—阿拉伯银行,焚烧汽车,捣毁商店。政府紧急派遣2万军队,封锁哈萨,才使局势暂时趋于稳定。在冲突中,什叶派17人死亡,数10人受伤,多人被捕。^[8]1980年2月1日,在霍梅尼返回伊朗一周年之际,什叶派再度大规模游行,并演变为骚乱。这两次前后相继的事件,是现代沙特历史上什叶派第一次公开反对沙特家族的活动。以此为标志,什叶派首次成为沙特家族统治的严重威胁。

为了防止伊朗再度鼓动什叶派危及国内稳定,沙特修正了对什叶派的政策,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坚决镇压什叶派反政府活动。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安抚什叶派,解决什叶派关注的部分问题。在2月游行平息后不久,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首次承认什叶派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尤为重要的是,政府开始制定和实施一项旨在提高什叶派生活水平的全面计划,这包括铺设道路,重修街道,新建学校和医院等多项工程。政府还通过房地产开发基金,向修建住房的什叶派城镇居民提供贷款。

通过刚柔并济的政策,政府使什叶派聚居区恢复了平静。在1980年以后,东方省再也没有出现过什叶派骚乱。

(四)和解时期(1989年—至今)

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经历近10年斗争后,国外的什叶派领导人,不仅没有动摇沙特家族的统治,反而面临着与国内什叶派大众疏远的危险。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部分什叶派企图依靠伊朗改变自身地位的愿望宣告破灭。面对现实,他们不得不承认,什叶派由于人数较少,力量弱小,不可能发动一场成功的革命,单纯的政治对抗无法解决什叶派问题。于是,什叶派领导人开始改变策略,一方面他们继续表达对什叶派处境的不满,但同时又首次承认了沙特政权的合法性,试图与其改善关系。1990年,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改名为什叶派改革运动,它摆脱了伊朗的影响,抛弃了革命和暴力的口号,积极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以促使沙特政府进行政治改革。^[9]其主要领导人哈桑·萨法尔在国外公开表示,如果政府愿意讨论实质性问题和限制对什叶派的歧视,他愿意与其进行谈判。然而,尽管这时多数什叶派领导人表达了和解的意愿,但沙特政府却不愿与他们进行接触。

海湾战争后,因不满王室邀请美军进驻沙特,逊尼派反政府力量迅速崛起,成为沙特政权的最大威胁。为了缓解压力,王室对什叶派的政策出现重大调整。1993年,在沙特驻英、美大使与什叶派领导人会面后,国王法赫德正式邀请他们到吉达(位于沙特中部靠近红海)讨论什叶派问题。改革运动

提出多项要求,经过磋商,最终一部分得到满足。政府释放了自80年代以来关押的什叶派政治犯,允许流亡者返回国内。而且,国王命令政府各部门约束教派歧视行为,修订学校教材,删除攻击什叶派的内容,并允许什叶派宗教出版物入境。随后,大部分什叶派流亡者返回国内。在与政府达成妥协后,什叶派领导人正式把通过和平方式促使政府进行改革作为改善什叶派处境的主要途径。另外,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什叶派知识分子针对政府歪曲和忽视什叶派历史和文化的现状,开始积极投身于文化创作活动。

不过,尽管以什叶派改革运动领导人哈桑·萨法尔为代表的大多数什叶派主张在现有政治框架内进行活动,但仍有一部分什叶派人士拒不承认沙特政权的合法性,1987年成立的沙特真主党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

“9·11”事件后,什叶派改革运动与其他力量一道推动沙特王室进行政治和宗教改革,以遏制本土逊尼派极端主义的发展。当萨达姆政权覆灭后,沙特什叶派随即要求王室承认什叶派为穆斯林,终止瓦哈比派对什叶派的抨击。在伊拉克什叶派上台后,他们强烈要求王室进行民主改革。为防止伊拉克什叶派的复兴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沙特王室放松了对什叶派宗教生活的限制。政府首次允许什叶派进行阿术拉节纪念活动和出版40本什叶派家庭法著作^{[3]239},而且还默许卡提夫地区什叶派设立宗教学校,修建新的清真寺和黑市出售什叶派宗教读物。2005年3月,沙特举行了首次全国市政委员会选举,什叶派积极参选和投票。最终,什叶派代表赢得了卡提夫和哈萨两地市镇委员会12席中的11席。尽管委员会权力有限,但选举本身第一次为什叶派参与地区事务和公开讨论什叶派问题提供了合法渠道。

三、问题与前景

自伊朗革命至今,什叶派与沙特政府的关系实现了从对抗到缓和的转变。在逊尼派反对派势力影响大增的情况下,沙特王室为免于四面受敌,限制对什叶派的宗教歧视,提高什叶派的生活水平,与什叶派领导人进行政治和解。什叶派虽一度激烈反对现政权,但最终意识到,自身无力对抗政府,更不可能夺取国家政权。鉴于此,除以沙特真主党为代表的少数激进力量外,多数什叶派领导人已不以推翻沙特家族的统治为目标,而是以请愿、对话与协商等和平的形式,寻求改善什叶派处境的途径。面对近年来逊尼派极端分子日益严重的威胁,什叶派普遍认识到,自身的安全与发展与沙特政权

的生存密切相关,倘若沙特家族被逊尼派极端势力取代,自身将面临更大的灾难。实际上,在稳定国内局势、反对逊尼派极端分子上,什叶派与沙特政府具有共同的利益。沙特王室要把什叶派纳入政治体制以维护统治,而什叶派唯有通过沙特政府才能提高自身地位。在共存与对话已成为沙特政府与什叶派关系主流的前提下,双方近年来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虽然什叶派与政府的关系趋于缓和,但什叶派问题却远未获得根本解决。不仅政府对什叶派的诸多歧视和限制措施依然存在,而且民间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关系近年来也出现紧张迹象。由于多种原因,沙特政府和逊尼派难以赋予或者承认什叶派的平等地位。在特定情况下,什叶派问题可能再度成为影响沙特稳定的重要因素。

首先,除非修正瓦哈比主义,重塑沙特国家意识形态,什叶派处境不可能获得根本改善。按照常理,沙特什叶派问题的解决比伊拉克(60%)、巴林(73%)等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容易得多,因为即便满足什叶派的各種要求,也不可能完全改变沙特国家的逊尼派居于绝对优势的权力分配结构。然而,瓦哈比派的主导地位决定了什叶派不可能成为沙特国家的完全公民。瓦哈比派是沙特的国教和沙特家族统治的主要合法性来源。失去了瓦哈比派乌里玛的支持,沙特家族的统治便难以为继。而敌视和反对什叶派则是保守的瓦哈比派教义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正是在瓦哈比派的直接影响下,什叶派遭受种种歧视,而被置于沙特社会的最底层。因此,保守的瓦哈比派是什叶派问题彻底解决的最大障碍。只要瓦哈比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不改变,什叶派便不会被逊尼派接纳为享有信仰自由的穆斯林,也不会被国家接纳为享有平等权益的公民。

其次,在伊拉克战争及其战后国内教派冲突的影响下,沙特教派关系明显趋于紧张。2003年伊拉克什叶派坐视美军推翻了逊尼派的萨达姆政权,随后又通过选举主导了国家政权。伊拉克什叶派的上台打破了逊尼派长期垄断阿拉伯世界政治的局面,改变了中东两大教派的力量对比,引起了中东逊尼派、尤其是极端势力的不满、忧虑与愤怒。瓦哈比派乌里玛把什叶派称为“伊斯兰敌人(指美国)的第五纵队”,威胁要消灭沙特什叶派。一些

逊尼派极端分子置沙特大多数什叶派始终忠于国家的事实于不顾,妄称他们也在等待时机,企图依靠美国和其他外部力量(指伊朗)的支持,建立独立国家。一些乌里玛警告政府,提前预防什叶派与美国建立联系。伴随着逊尼派对什叶派猜疑的加剧,出现伊拉克教派冲突向沙特蔓延的危险。伊战后,逊尼派极端势力在沙特进一步壮大,“基地”组织加速向沙特渗透。“远敌”美国 and “近敌”什叶派被逊尼派极端分子视为两个主要的打击对象。而对什叶派的战争就是对美国的战争,对美国的战争就是对什叶派的战争,反什叶派与反美的交织已混同成为中东逊尼派反美主义的新特征。因此,极端的瓦哈比分子成为沙特什叶派当前所面临的最大的、最直接的威胁。近年来,什叶派将遭受袭击的消息在沙特广泛传播。

最后,巴林局势将是影响沙特什叶派的重要变量因素。沙特东方省什叶派与巴林什叶派地缘上十分接近,血缘上彼此紧密联系,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大体一致。巴林什叶派占本国人口的绝对多数,但统治者却是以哈里法家族为代表的极少数逊尼派。由于巴林因什叶派问题而引起的政局不稳不可避免地将会对沙特产生影响,沙特政府始终支持哈里法家族对什叶派的强硬政策。近年来,巴林国内教派关系明显恶化,由于对停滞不前的改革不满而产生的极端思想在什叶派中逐步扩散,哈里法家族的统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假若巴林出现剧烈的政治动荡,什叶派获得与其人口相称的政治权力,势必促使沙特什叶派再度发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必将恶化什叶派与沙特政府的关系和激起国内逊尼派的强烈反应。

总之,什叶派问题将是沙特国家长期难以愈合的痼疾。当前,由于沙特王室相对温和的政策,什叶派与政府的矛盾还不会以公开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如果极端逊尼派势力引发教派冲突,什叶派问题将成为沙特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而作为海湾乃至中东地区什叶派的重要组成部分,沙特什叶派因其相对庞大的数目和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对本国和海湾局势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什叶派所在的东方省是世界上最大油田的所在地和沙特90%石油的生产地,倘若什叶派和逊尼派矛盾激化,沙特的石油供应和世界经济都将受到影响。

参考文献:

- [1] Juan R. I. Cole: Sacred Space and Holy War: The Politics, Culture and History of Shiite Islam[M]. London: I. B. Tauris, 2002: 42
- [2] Graham E. Fuller and Rend Rahim Francke: The Arab Shi'a: The Forgotten Muslim[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下转第 61 页)

有一些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一个凝聚力不强且无法长久良性运行的社会。

2. 按照涂尔干的理论,是集体生活产生了信仰,产生了神。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缺少信仰,果真如此的话,那原因必定与中国人缺少涂尔干所言的类似的集体生活有关。至于如何培养中国民众的集体凝聚力,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3. 涂尔干的巨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从强调外部性社会事实转向了个人内化社会事实(规范、价值)的过程,认为社会其实可以从个人内部发挥作用以实现社会整合的功效,这一点对于现今的社会治理与建设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4. 宗教是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是一种维系社会团结的无形力量。在每一个国家的人民当中都存在着不止一种宗教信仰,因此,处理好信教者与非信教者以及不同的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和繁荣强盛而言具有重大

意义,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信仰共有的国家,如何处理好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涂尔干用社会学的眼光来研究宗教,其思想极为深刻、系统,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但对于那个时代而言已经是十分超前、进步和科学的了,其对于现今社会的发展与完善所具有的指导意义不容忽视。这是一个理性化的时代,以至于过度的理性使得太多的人近于疯狂,然而理性并不能使人生完满,相反它甚至可能会毁掉人生,因为人们在理性的追逐中失掉的是人生的信仰,一段没有信仰的人生就像是一棵已经从根里烂掉的大树,它可能会有一时的枝繁叶茂,但却注定了枯萎的悲哀。人生是需要信仰的,有信仰,人生才有高度,才能永恒。社会是需要信仰的,有信仰,社会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机团结的整体,成为每一个人共有的社会,成为一个具有持久活力的社会。

参考文献:

[1] [法]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The Social Function of Religion And Its Social Role- playing

——Durkheim’s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YIN Guang- we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Hebei, Tangshan 063009, China)

Abstract Durkheim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personages of French sociological school. His interest in religion mainly came from his family, modern French traditional thinking and methodology tendency of “Sociology”. Durkheim’s religious sociological theory can be summed up as social realism and the concept of society as a whole. Study of Durkheim’s sociological religious thought and combined with China’s current lack of faith concerns the integ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ral belief systems in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religion; religious sociology; social function; social role- playing

[责任编辑: 晓 春]

(上接第 57页)

[3] Vali Nasr. The Shi’a Revival: How Conflicts within Islam Will Shape the Future[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23

[4] Moojan Momen. An Introduction to Shi’i Islam: The History and Doctrines of Twelver Shi’ism[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274

[5] Jacob Golberg. The Shi’i minority in Saudi Arabia[A]. Juan R. I. Cole and Nikki R. Keddie. Shi’ism and Social Protest[C].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6] 王铁铮. 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7: 185.

[7] Jacob Golberg. Saudi Arabia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 The Religious Dimension[A]. David M. Enashiri. The Iranian Revolution and the Muslim World[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160.

[8] Joseph Kostiner. Shi’i Unrest in the Gulf[A]. Martin Kramer. Shi’ism, 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C].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179.

[9] Madawi Al-Rasheed. The Shi’a of Saudi Arabia: A Minority in Search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J].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8 (1).

Analysis of Saudi Arabia Shi’i Question

LI Fu- quan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Shaanxi Xi’an 710068, China)

Abstract Saudi Shi’as have a low political status and are discriminated and restricted in many fields, and most of them are poor.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re was no anti-government activity in the Shi’as. After the Iranian revolution, Shi’as launched two protest activities, which forced the Saudi readjust its policy. In the early 1990’s, Shi’as and the Saudis became reconciled. Nonviolence is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 of Shi’i political struggle all along. The Shi’i problem can not be resolved unless Wahabism is revised or abandoned, but the conflicts of religious sect caused by the Iraq war added to new uncertainties.

Key words Saudi Arabia; Shi’as; Sunnis; Iran

[责任编辑: 晓 春]